

电影文学剧本

乌石将军

李茂林（执笔） 杜自勉 汤 炜

中国电影出版社

1235.7/90

电影文学剧本

乌石将军

李茂林(执笔) 杜自勉 汤 炜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描写乌石山下贫苦少年朱华，目睹旧社会的黑暗，立志仿效民间传说中的乌石将军，杀富济贫，铲除人间不平。

在他投身行伍，历经北伐战争等现实教育后，逐步觉悟，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遂毅然率部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剧本表现了朱华追求真理的曲折历程，刻画了他求索救国之路的生动形象。

乌石将军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³/₈ 插页：2 字数：60,000

1982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91

定价：0.37元

0519/11

乌石山、庐山、八宝山，山山相衔……

湘江、长江、汨罗江，水水相逐……

苍劲的古松。

不屈的江河。

巍峨的大山……

遥望乌石山，山顶古庙依稀可辨，一队杂乱人影，从山脊奔下。

这是庄户人求雨的队伍，他们赤胸露背，手挥竹条，呼号奔跑。脚下是干涸的池塘、龟裂的稻田、呛人的尘土。

天，还是烈日当空，片云不见。

高屋富户门前。求雨行列里窜出一个虎眉楞眼的少年，他两手一伸，拦住大家。

呼号声戛然而止，饥饿、疲惫的人们惊奇地望着他。

少年从身后抽出砍刀，砍取门前一根粗竹，削斩两头，顺势撬开富户紧闭的大门。

富户堂屋。

少年一手扶竿，一手伸向对方讨要什么。

身着长袍马褂的绅士，望着堵满门口的庄户人，东指西划，故装糊涂。

少年稍一举竿，“乒乓”两声，几块屋瓦被捅落在地。

少年再次向富户伸手，绅士只是连连打拱。

少年双手挥竿横扫，屋瓦四飞，房顶“天窗”大开。

绅士从尘土里爬起，解下腰带上的钥匙，慌忙递上。

少年打开粮仓大锁，稻谷泄流，饥民涌上，有的竟大口吞嚼生谷……

字幕跃出：

路有不平要众人踏，

人有不平找朱华。

以此民谣为词的号子声，低沉、浑厚、悲壮，象呼唤，象吐怨，象追念……

第一章 走行伍之路

—

闪电。雷鸣。乌石山下的朱家围子。

枯竹环抱的茅舍，民团从黑屋破门里推拉出一个口角流血的老农——肖六阿公。

院当中的雨伞下。前场出现的绅士喝道：“人呢？”

扑在泥水中的肖六阿公，用干裂的嘴唇吮着雨水。

绅士冷笑：“你女婿纠集刁民，借求雨之机抢官粮，哼哼，就凭根竹竿，也敢对付我攥的刀把……”脸一沉，“带走！”

团丁拽着老人的独辫，把他拖走……

山顶。古庙。

庙门立柱对联：威名传四海，神灵镇八方。横匾是刚劲有力的石凿字：乌石庙。

庙里，塑像下，跪着浑身淋透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领头抢粮的乌石少年，憨厚刚毅；女的叫细妹子，温顺贤慧。他俩都在十五、六岁之间。此刻，神情紧张，气喘吁吁。

少年急摇卦筒，竹签落地。

女的拣签，失声地：“‘下下’，走不得！”

少年一楞。

女的含泪自语：“想到洞庭湖挑土躲几天，乌石将军都不肯……”

少年一抹嘴：“哭！泪比尿多！”

女的忙擦眼：“这几年，惹下多少事，让人家长枪大

刀的找麻烦……”

少年截住她的话：“你也说这话，还学乌石将军？！”

女的仰望乌石将军塑像：宽胸粗臂，金盔铁甲，一手举刀，一手握弓，横眉怒视……。她低头叹息，“他是神，你是人！”

少年盯着塑像：“神是人变的！信，就学他。乌石将军杀富济贫，被奸臣害死，百姓立庙，光为了看？！”

山下，传来捕人的吆喝声。女的拉起少年跑出庙门。

山径，两双狂奔的赤脚，猛然站定。

道旁，乱石堆起的坟地。

少年扑跪在一个坟前，倔强地双手刨土，十指被棱石划破……

女的抱着一株小树赶来。少年放好树，女的忙培土。

一株枝细叶疏的苦楚树苗。

俩人叩头，少年庄重地：“妈，替我给乌石将军说句情……”

女的催促着：“快走吧，我会给乌石将军敬香的……”
从怀里掏出一件小物，塞进少年怀里。

少年动了气：“谁叫你借钱？”欲掏还。

细妹子双手按住他的手：“不，不是钱！紧要三关，你再看……”大滴泪珠，随声而落。

少年反拉她一把：“哭？我总要回来的！”猛然看见

土坎上一大捆柴火，急走过去。

少年欲解柴捆绳子。

细妹子拦住他的手：“我背得动！”

少年深情地望着生死与共的伴侣，咬咬嘴唇，把解开的绳子又系成一个紧结，这才不忍地从山崖上翻下……

一声炸雷，照亮了细妹子孤独，瘦长的身影……

二

烟雾蒙蒙的湘江上，乌篷破帆，星罗棋布，插有外国旗的小火轮，鸣笛横闯。

拉纤的客船，在低沉的号子声中逆水而上。

清静高雅的上舱，单间。一个穿着斯文的青年绅士，正在屋角焚烧什么，紧张地朝窗外窥望……

人货混装的底舱，衣着褴褛的乘客，吵嚷着寻找安身之处。船角，外貌诙谐的老兵押解着青年军官王相升，用典型的湖南腔：“军事重地，闲人莫近哟！”

凭栏眺望的乌石少年，被喊声吸引回头，看见反绑的王相升，同情地挤上去：“大叔，他……”

老兵白了少年一眼，挥手：“莫管闲事好不？”

此刻，客船突被巡警火轮拦截。

人们紧张起来，乌石少年不由握紧一根扁担。

持枪警察纷纷上船，直奔上舱。

底舱又恢复了拥挤，杂吵，一个乘客指着江心惊呼：

“人！人！

江面，果真漂浮着一落水者。

心神未定的乌石少年忙脱上衣。

老兵大喝：“蛮崽，死鬼抓人，下不得哟！”

少年推开他的横枪：“莫管闲事！”随即跳水。

江中，少年显得自顾不暇。

“莫乱动哟！”出于担心，或是受义勇感染，老兵也和衣跳下水。

江面上，老兵踩水自得，他一手托着遇难人的头，一手挎着乌石少年，沉着地逆水追船。

上舱，警察对单间的旅客，检查、搜身。

青年绅士泰然亮出名片，警察接看，连连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

底舱，人们围住上船的老兵，赞叹不绝。

被救的是位农家姑娘，昏迷地躺在船板上。乌石少年用手抚着她的鼻孔：“还有气！”对着老兵，“哪是死鬼？”

老兵停住拧衣的手，脸一板：“哼，不是老子，连你都喂了这湘江的王八！”

乌石少年甘拜下风，感情真挚地望着这个两鬓灰白，

皱纹满脸的老行伍。

老兵披上拧干的上衣：“蛮崽，救人救到底，来，替她报个时辰，我掐算掐算。”

少年略一思忖，认真地张开厚嘴唇：“午时！”

老兵的大拇指在食指上掐来掐去，停住手，眉飞眼笑地：“冒得事，人准活！”

搜查的警察从舷梯走下，不屑一顾地看看这里，跳上火轮。

青年绅士站在梯口，却被底舱的情景打动了。

老船工抱着一顶破纱帐，挤进人群，盖在落水女子身上：“唉，前些天一次就漂下来好几个……”抬头对救命恩人，“你俩带她走？”

少年暗惊，老兵为难，两人一脸苦相。

青年绅士挤过来，托着一叠银元，递到他俩面前。

乌石少年一看是青年绅士，本能地一挥手，对方的银币被打落在地。

绅士扳住乌石少年手腕，刚要张嘴，却被他用肩头撞了个趔趄，差点落入江里！

绅士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拣起礼帽、银元愠怒地退回舱梯。

老兵钦佩地拍拍少年肩头，转脸对船工：“穷妹仔遇难不死，命大。我卖身行伍，托福不得。你孤老一人，就留她做个干妹仔！”

老船工瞧了一眼舱梯，一拍腿：“行，总不能看着她跳火坑！穷不嫌命苦人，当着父老起誓，她就是我亲生女！”说完，掏出几个铜钱，塞在老兵手里，“我替女儿谢恩！”

老兵拈拈铜元，顺手放在乌石少年手里。

少年忙蹲下身，掰开落水女子的手，放下钱币。

落水女子双眼微睁，滚出热泪……

三

傍晚，简陋的竹棚下，昏暗的灯光。

潮湿的草席上，人挤人地睡满了劳累的挑土民夫。

乌石少年躺在那里，望着透亮的棚顶，盲目地挥手驱赶着蚊子。

领工的挑夫进屋。

民夫们纷纷坐起，迫不及待地：“领来了？”

领工闷闷地坐倒：“领来个屁，胡堤防说内战四起，工饷都捐军款啦！”

民夫们一齐吵嚷起来：“捐？！我看都捐进了他肚子！”

领工又说：“就这，还嫌干得慢呢！明天他要来。”

民夫们谁也不吭声。

领工挤到乌石少年身边，同情地看看他：“真伢子，你来了三个月，还没分到一个子儿呢！”说着，躺下身

子。

乌石少年没有张口，狠狠地在臂上猛一拍，举起手掌，看着掌心血糊糊的死牛虻……

洞庭湖，烟波浩淼，水天一色。

逶迤的湖堤上，蚁群般的挑土民夫，在加固堤坝。

人丛中，名叫牛崽的小青年，敲着破脸盆，赤脚奔喊：“沉塘了！沉塘了！”

民夫们惊愕地扔下扁担箩筐，纷纷奔向工棚。

工棚的木桩上，绑着留洋胡子的家伙。

交换着惊奇神色的民夫，把这里围得严严实实。

乌石少年跳上石条，斥问洋胡子：“当着众人，说！”

对方垂头不语。

乌石少年大怒，迅速解开绳头。

牛崽慌忙拉住乌石少年，紧张低语：“吓吓算了，真沉？人家是堤防局长，管着方圆几百里……”

乌石少年声大气粗：“我不是三岁的崽，讲话就得真！”说完，把堤防局长推到湖堤边沿。

民夫喝彩，坝顶沸腾。

“停一停！停一停！”一位女学生模样的漂亮姑娘，疯喊着向这边跑来。

乌石少年敌意地望着她挤进人群。

女子首先解释：“他，他是我爹！”

乌石少年故意把堤防局长向前一推，不可动摇地：

“你爹怎样，他月月剋扣我们粮饷！”

女子乞求：“等我回家，一定劝劝他！”

乌石少年一瞪眼：“等？我们肚子等不得！”

女子扑向其父：“爹，你就答应一声嘛！”

姓胡的堤防局长瞪了女儿一眼，又闭目。

远处，响起枪声，巡警沿堤赶来。

民夫四散，有人推动乌石少年赶快离开。

胡堤防这时却睁开眼睛，神情傲慢起来。

乌石少年愤懑地皱眉，使劲揪提胡堤防的后背。

胡堤防预感不妙，拧过头：“我，我答应！”

乌石少年二话不讲，用力一推，堤防局长象圆桶一样滚下堤坡，击起一股水柱……

女子捂脸惊叫；乌石少年撒腿就跑。

巡警追来，连连射击，喊捉凶手。

女子拦住他们，指着泛鼓气泡的湖水：“救人要紧，救人要紧！”

巡警只得回头跳水，打捞奄奄一息的堤防局长。

乌石少年在苇丛中奔跑。

细妹子离别时的画外音：“紧要三关你再看……”

他停住步，掏出小布包，打开，见是个细针白线的荷

包，上绣：“少管闲事”。

少年生气地把它抛掉，荷包顺水漂流……

少年猛觉不妥，回身扑进水里捞起荷包，捏捏水，手指使劲在“少”字上搓揉，再定睛一看，“少”字模糊，荷包成了“管闲事”。这才珍爱地装入衣袋。

远处，又响起枪声，他赶忙钻进苇丛。

豪华的屋里，头戴毛巾的胡堤防躺在床上，睁开肿眼，心有余悸地：“他是谁……”

家丁禀报：“湘潭乌石山来的挑夫朱华。”

胡堤防咬牙撑身：“三湘四水贴告示，给我抓！”

堤坝上那个女学生端碗上前：“爹，和个穷挑夫，值得生这么大气？来，喝口莲子汤……”

胡堤防躺倒，慢腾腾地：“玉儿，不在广州好好读书，又回来干什么？”

胡湘玉：“爹，回来看你，顺便取点费用。”

胡堤防不满地摇头：“费用，费用，你经常从家里提款，说不定和乱党在一起……”

胡湘玉略显不安，随即苦涩一笑：“广州乱党不少，有我爹的名望，谁敢找他的女儿……”

胡堤防松了一口气，转脸望墙——

墙上挂着一张军人照片：目光炯炯，威严少壮，上尉领章，闪闪发光，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扶握着指挥刀刀柄。

胡堤防转脸对女儿：“看你哥，进了两年军校，就当
了连长。可你，到广州都三年了，还一事无成。”闭目长
叹。

胡湘玉瞟了一眼照片，笑了笑：“这回，我要好好向他
求教。”

四

某村镇，旧戏台。

王相升和几个扒去上衣的士兵被吊在台上。

台下，一连湘军，列队而立；四周，挤满围观的四邻
乡民。

前场照片上的连长胡渊手提马鞭，怒冲冲地跑上台，
他伫立台前，扫视全场。

台下，气氛森严，鸦雀无声。

胡渊甩掉白手套，回手举鞭，猛抽被吊的人，鞭子落
处，阵阵毛骨悚然的求饶声。

逃在此地的朱华，怒目望着胡渊，不由从人群向前挤
去……

胡渊一阵长鞭短打，收鞭转身，对台下：“各位父老
兄弟，而今民国年间，民为兵之父，兵乃民之子，”用马
鞭后指，“而这些败类，竟敢狂嫖滥赌，私劫民财，屡教
不规！”

朱华一听，收住了步子，嘴唇颤抖，神情激动。

胡渊继续：“我胡某身为连长，实感羞愧，现请各位父老鞭罚！”双手托鞭，低头跪倒。

镇民皆愕，无人上前。

朱华却冲到前面，赤脚跳上戏台，一把从胡渊手中抓过马鞭，怒冲冲地向吊捆者靠近。

台下的人，无不震惊，皆屏息静观这个毛头毛脑的乡下少年。

半空中，王相升向乌石少年投来求情目光。

台侧，担任执勤的正是跳江救人的老兵。他一眼就明白少年的举动，忙低语相劝：“莫撒野，他是连里的书记官！”

朱华嘴唇一动：“官？！我不怕！”说着，朝王相升就是一鞭。在王的哭嚎声中，他又举鞭，出人意料，竟回身朝胡渊后背猛抽过去。

胡渊痉挛地浑身一抖，慢慢回头。

满脸污秽的朱华，威严地逼视着连长。

胡渊后退一步，“嘶啦”一下扯开自己衣领，露出前胸，喝令对方：“打！”

朱华并不迟疑，挥手又是一鞭！

胡渊前胸，立即渗出一条血印。

台下骚动了，人们纷纷拥向台前。

胡渊挥手止住大家，对少年：“好崽！部下有罪，官长挨鞭，有胆识！可惜，功夫不到，有机会尝尝我的鞭

子，决不是这个味道！”

朱华一甩鞭，赌气似地：“跟你当兵吃粮，要不要？！”

胡渊一惊，面带喜悦地：“供需官，军装！”

营房。印有“胡”字的正方连旗，高悬营门。

士兵宿舍。

诙谐的老兵——现在称他老班长，在打背包。身着下等兵军服的朱华，恋恋不舍地坐在地铺边。

老班长停住手：“……我算服了你，吃了豹子胆，泥腿伢子敢抽连长！嘿！记住，从今后，见人先说三分话，不可抛尽一片心。”

朱华诧异：“班长，我娘临死，还嘱我当一辈子真伢子，这阵吃兵粮，能说假？！”

“嗨，连长要你当勤务兵，真来真去不行呀！我就吃了这个亏。从光绪年到如今，二十年了，还是个班长！”

朱华瓮声瓮气地：“我当粮子又不图升官。”

老班长撩起朱华的衣角，边抖边说：“不图官，穿这身虎皮做么子？冒个盼头，谁他娘的受这罪！”

朱华仍持己见：“我爱受！”若有所思地，“没钱的怕有钱的，有钱的怕有势的，有势的怕有刀枪的……”

老班长听了这哲理深奥的回答，把背包塞给朱华：“少见少见，你个十六岁的崽，脑壳里倒有些怪道道哟！”